

● 中国古代文学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李中华, 张忠智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44-),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忠智(1961-),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台湾远东技术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摘 要]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安史之乱爆发, 李杜抱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崇高理想, 追求建功立业、扫平世乱, 却因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最高权力之争, 分别遭到贬谪弃置、牢狱之祸, 酿成他们生命的悲剧结局。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

[关键词] 唐肃宗; 玄宗; 皇权之争; 李白; 杜甫

[中图分类号]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327-08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 唐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 尊玄宗为太上皇。当年改元至德。宝应元年(762), 宦官拥立肃宗之子李豫登基, 是为代宗, 正在病中的肃宗李亨惊怖而死。

肃宗在位首尾仅七年。肃宗在位的时期, 诗人李白、杜甫已先后进入生命的晚年。肃宗去世约半年, 李白死于当涂。后八年, 杜甫在孤舟飘泊中死于湖南耒阳。李白、杜甫后期的人生经历, 与肃宗朝廷的政局变幻有着密切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 李白、杜甫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之政治纷争, 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并寻求其中所蕴涵的历史与文学的意义。

一

封建制度下的皇位更替总是充满了变数。据史书记载, 有唐一代皇太子的废立始终是朝廷政局明争暗斗的焦点, 而皇太子因各种原因被废黜、甚至遭杀害者亦屡见不鲜。高祖李渊初立太子李建成, 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被杀; 太宗李世民初立太子李承乾, 贞观十七年李承乾被废; 高宗李治初立太子李忠, 显庆元年李忠被废; 高宗继立太子李弘, 上元二年李弘突然死亡, 年仅 24 岁; 高宗再立太子李贤, 永隆元年李贤被废, 后又被逼自杀; 中宗李显立太子李重俊, 神龙三年李重俊被杀。围绕着皇权的继承, 阴谋暗算与血腥杀戮错综交织、骨肉相残, 史不绝书。

玄宗朝的太子废立也是如此。唐玄宗李隆基有 30 子。长子李琮, 名嗣直, 曾受封为庆王。他因打猎时被野兽抓伤脸面, 因此没有被立为太子, 天宝十载去世。次子李瑛, 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 开元二十五年被废, 并赐死。太子李瑛被夺嗣及赐死, 是开元后期朝廷斗争的一个焦点, 也是玄宗朝政由清明转为昏暗的分水岭。斗争的双方, 一方是正直敢言的开元名相张九龄, 另一方是城府深险、口蜜腹剑的一

代奸相李林甫。据《资治通鉴》载云：

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张)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李)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1](第1453页)

双方一则耿耿忠心、据理力争，一则窥伺上意、希风承旨。孰忠孰奸，一目了然。在废黜太子李瑛问题上，双方更是壁垒分明。张九龄坚决反对动摇太子的地位，认为这将引起朝政的混乱，导致无穷的祸患。他说：

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指太子亨、鄂王瑶、光王琚)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1](第1453页)

在张九龄尽力保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李林甫则充分施展了他的奸佞伎俩。他一方面利用武惠妃在玄宗面前哭诉，说“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另一方面，他又施谗谤之计，“日夜短(张)九龄于上”，张九龄因而被罢相。在张九龄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后，李林甫更加肆无忌惮地安插私人，并尽力钳制朝廷舆论。《资治通鉴》载云：

(张)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璡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邳令。自是谏诤路绝矣。^[1](第1454页)

在这些准备就绪后，李林甫便公开上演了废除太子的一幕。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时被废为庶人，紧接着他们都被赐死，受牵连而被流贬者达数十人。

就是在这种阴谋陷害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中，忠王李亨(即后来的肃宗)被立为太子。按照李林甫的意愿，被立为太子的应该是受宠的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然而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武惠妃突然去世，李亨才被选为太子。政局变幻诡谲，祸福难以预料。史书载云：

太子将受册命，仪注有中严外办、及绛纱袍。太子嫌与至尊同称，表请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严，改外办曰外备，改绛纱袍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故事，太子乘辂至殿门。至是太子不就辂，自其宫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1](第1455页)。

透过这段文字，不难感受到李亨当时的政治处境与复杂心情。无论服色、称谓、待遇，李亨都比照规定自觉地下降一等。总之是小心翼翼，使窥伺者无隙可乘，决不能授人以半点口实。

在被立为太子之后，李亨戒慎戒惧，唯恐祸生不测。而东宫境况之冷落，则超出常人之想象。据《唐语林》载云：

肃宗在东宫，为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鬓发斑白，入朝，上(指玄宗)见之惻然，曰：“汝归院，吾当幸。”及上到(东)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擗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令亦无妓女。上为之动色，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之乎？”力士奏曰：“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乃诏力士，令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阅女子，人间嚣然，而朝廷好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伏见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五人，以赐太子。^[2](第4页)

李亨因为受到李林甫的排挤，内心恐惧忧伤，以至于鬓发斑白。李亨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尴尬，充分显示了围绕太子废立斗争的尖锐与残酷。

然而无论李亨如何时刻警惕、凡事小心翼翼，试图颠覆太子的阴谋活动仍然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谋者仍然是权倾一朝的奸相李林甫。李林甫处心积虑地构造陷阱，欲置李亨于死地。《资治通鉴》载云：“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太子之志。”^[1](第1463页)李林甫将突破口选在太子妃韦氏之兄韦坚身上，诬指韦坚等人密谋“欲共立太子”，迫使李亨与韦氏离婚。与韦坚有牵连

者被流放贬逐达数十人之多,后来又将他们一一杀害。另据《旧唐书·肃宗纪》载云:

(李)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缜之狱,上(指太子李亨)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褻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4](第240页)

总之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眼里,太子李亨是潜在的严重威胁,是一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异己力量。太子李亨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只能违心地与妃韦氏离婚,以勉强保住嗣君的地位。

在肃宗即帝位之前,他的处境如此险恶。即位后,肃宗曾经对亲近之臣说:“此贼(指李林甫)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尔。”^[1](第1490页)因此,肃宗下旨收复长安后,对李林甫要“发其冢,焚骨扬灰”。李亨为太子时心情之危惧、惶恐、朝夕不宁,由此可以想见。而由此造成的对于皇权之争的特殊敏感与高度警惕,在肃宗即位后仍旧时刻萦绕于心,并在无形之中对于肃宗朝的政局施加了深入的影响。

二

杜甫在肃宗朝的仕途遭遇,是一个初受宠信、旋以进谏获罪、终遭长期弃置的过程。

至德二载四月,杜甫冒死逃出安史叛军控制下的长安,从山间崎岖小道赶赴行在,到凤翔拜见了即位不久的肃宗。杜甫后来在《述怀》诗中形容道:“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在关键的时刻,杜甫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对于肃宗的一片忠诚。五月十六日,杜甫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肃宗在授官诰命中云:“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1](第50页)此时杜甫虽然官阶不高,但是地位清贵,在皇帝身边职掌讽谏之事,算得近侍之臣,他的前程似乎充满了希望。然而就在当月,房琯被罢相,杜甫上书极谏,惹怒了肃宗。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杜甫的仕途命运。

房琯(697—763),字次律,河南洛阳人。安史之乱中,他追随玄宗入蜀,得以拜相。肃宗即位灵武后,房琯受玄宗的派遣奉传国宝玺到灵武,初时甚得肃宗信任。房琯为人重意气,每言时事辞情慷慨,肃宗为之动容。肃宗重用房琯,“军国事多谋于(房)琯,(房)琯亦以天下事为己任,知无不为”。然而房琯有很重的文人习气,高谈有余,而不切实际。他好谈老子与佛法,性喜宾客,引拔名士,轻视世俗。他曾经上书肃宗,请求亲自率军收复两京,结果大败,死伤数万人。至德元载五月,房琯被罢相。

关于房琯罢相一事,《资治通鉴》载云: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房)琯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董)庭兰以是大招权利,御史奏庭兰纳贿。丁巳,罢(房)琯为太子少师。^[1](第1496页)

房琯被罢相,以上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这一事件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房琯是玄宗所倚重的大臣,而肃宗对于玄宗有很深的疑忌之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肃宗对于玄宗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疑忌之心,其实由来已久。可以从三方面来阐述:首先,肃宗在储君之位上苦挨了近20年,他即皇帝位时已有45岁。20年来李林甫等人所施加于他的一切羞辱与迫害,都是在玄宗的纵容与默许下才得以实现的。玄宗对于李亨并无特殊的关爱,这一点肃宗内心十分清楚。其次,马嵬坡军士哗变追杀杨国忠,又逼玄宗将杨贵妃赐死,肃宗曾经参与密谋,史书有所载录,并非空穴来风。尤为严重的是,李亨即位灵武事先并未得到玄宗的批准,尽管在既成事实面前,玄宗权衡利弊,对肃宗接班表示了认可,然而玄宗享国日久,其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对于牵涉到父皇的一切信息,肃宗都特别敏感。

杜甫书生气十足,他丝毫不明其中的玄机奥妙所在。他对房琯被罢相亟表不满,认为罢相所提出房琯的过错轻微,以小过失罢免大臣不合情理。《新唐书》本传载云:

(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杜)甫上疏,言罪细不宜

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杜)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然帝自是不甚省录。^[5](第5735页)

岂止是“不甚省录”,实际上肃宗已经将杜甫从值得信赖任用的官员中一笔勾销了。

杜甫后来在《祭房公文》中写道:

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焉。伏奏无成,终身愧耻。

在杜诗中,每当回忆起这件往事,诗人总是内心愤慨,激动不已。在《建都十二韵》中写道:

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

《壮游》诗中又写道: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中又写道:

昔承推奖分,愧非挺生才。……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

诗中所谓“牵裾”、“廷诤”、“折槛”,都是指拜疏救房琯一事。诗中将房琯比为屈原、贾谊,表明诗人的道义立场始终未曾改变。杜甫的努力失败了,他为此而感到内心深深的愧疚。

乾元元年六月,朝廷降诏贬房琯为邠州刺史,并指责他“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杜甫同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年之后,杜甫弃官而去,携家往秦州,开始了他漫长的西南漂泊生涯。

三

李白比杜甫更富于浪漫气质,其生平遭际也更为曲折。“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李白的这两句诗可以作为他一生悲剧命运的总结。

天宝初年,李白奉诏进京,受到唐玄宗的格外礼遇。然而首尾仅三年,李白便被礼貌地放逐——“赐金还山”了。分析此次从政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李白崇尚自由的个性,其精神气质与官场习气格格不入。他完全不懂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毫无戒备之心,以浪漫的态度对待王公大臣,幻想以言谈耸动人主,实现经世济邦的人生理想,因而遭到同僚的谗谤,连唐玄宗也说他“非廊庙器”。因此,李白遭到谗毁、被驱逐出长安是必然的。他的第一次从政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说天宝初年李白被逐出长安只是一次挫折,那么肃宗朝他因为加入永王李璘幕府而被捕入狱、流放夜郎,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击。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16子。天宝十五载七月,因安史之乱而仓皇逃往蜀中的唐玄宗下制置之诏分封诸子,李璘被任命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镇守江陵。李璘到达江陵后,大量招募勇士,任命官员,进而想要占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此时肃宗初即位于灵武,便命令他归觐于蜀。李璘拒不服从朝廷的调度,擅自率领大军顺江而下,并与忠于肃宗的军队作战。

这时的李白,正与妻子宗氏隐居于庐山。初次从政的受挫,令他内心郁郁不展,感到壮志难申。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至德元年的岁末,李白多次接到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邀请。李白从政的雄心壮志再次被调动了,他的建功立业的理想被极大地激发了。

李白之入幕,可能是受到故友韦子春的说游鼓动。据《新唐书》记载:永王李璘以薛缪、李台卿、韦子春等人为谋主,“因有异志”。李白本来就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又受到友人的热情鼓动,于是慨然入幕。此后大约两个月的从军生涯,李白精神昂扬、意气风发,他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中写道:“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他还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诗中豪情满怀地唱道: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其一)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虜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其十一)

李白强调永王李璘是尊奉朝廷天子的旨意,目的在于平定安史之乱、扫除胡尘。然而在肃宗的眼里,李璘的行为完全是一场叛乱。就在永王率师顺江东下的前夕,肃宗任命高适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会同淮西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准备迎战永王李璘的军队。永王的军队很快便被击溃。至德二载二月,李璘被杀。三月,李白被捕入狱,年底被判长流夜郎。李白第二次从政的幻梦宛如昙花一现,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李白入狱之后,妻子宗氏为他多方奔走,友人也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当时给予李白切实帮助的友人:一是崔涣,当时充任江淮宣谕选补使;一是宋若思,当时任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采访使。在朝廷的政治格局中,崔涣、宋若思都不是肃宗的亲信之臣,他们未必能摸准肃宗的心思。他们联手救助李白,经过一番“推覆清雪,寻经奏闻”,李白被暂时释放出狱。宋若思还召李白入幕府,又向朝廷推荐李白,要求朝廷将李白“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显然,崔涣、宋若思都没有意识到李白从璘一事的严重性。此时,心中一清二白、洞若观火的只有高适。高适应世偏重理性,对于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当玄宗在蜀中分镇诸王时,高适切谏不可。永王李璘乱起,高适又在肃宗面前力陈利害,说永王必败,这自然使肃宗感到满意。高适当即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派往迎战李璘军队的前线。据《旧唐书》本传记载,高适未渡淮河之前,曾写信给李璘麾下诸位将校,“使绝永王,各求自白”。高适是否会想到当年与他同游梁宋、慷慨登台的诗人李白呢?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李白在浔阳狱中时,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云:“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高中丞即高适,李白对高适有所期待,其意甚明,其情可悯。当时李白身陷囹圄,婉转陈情,而作为亲密故友的高适竟不一施援手。这固然可见高氏对于友情的淡薄,同时也说明此事在当时极为敏感。

四

对于李白、杜甫在肃宗至德年间的表现,后世有过一些误解。宋人张商英批评杜甫疏救房琯一事,有诗曰:

房琯未相日,所谈皆臆。一朝陈陶下,覆没十万师。中原已纷溃,老杜尚嗟咨!^[6](第270页)。

清人潘德舆《李杜诗话》中云:“后人读唐史,辄以房(琯)贻口实。杜(甫)之救房(琯),即同瑕玷。”^[7](第2209页)。

今人或以为杜甫属于“以房琯为首的玄宗旧臣党中人”^[8](第446页),说杜甫将此事“看成他仕途通塞、命运攸关的大事。”^[10](第363页)其中微意,是说杜甫疏救房琯,不免有个人及朋党之私念。

对于李白参加永王军幕一事,朱熹认为是没头脑、莽撞的行为。他说: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愿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

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9](第3248页)

清人潘德舆《李杜诗话》中引顾宸语云:

供奉(指李白)之从永王,司户(指郑虔)之仕禄山,皆文人败名事。^[7](第2213页)

清人洪亮吉认为李白的行为有亏大节,他说:

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李白之于永王璘,已难为讳^[10](第65页)。

上述的这些议论,囿于表面的形迹,而忽略了问题的实质。对于李白、杜甫的批评,不能说是公正的。从本质上说,当安史乱起、生灵涂炭的危急时刻,李白、杜甫积极参与朝政,这完全是基于他们忧君报国、救济苍生的人生理念,表现了可贵的精神品质。

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致君尧舜、救济苍生,是李白、杜甫主要的人生追求,是他们生命价值观的精

髓。初唐贞观之治形成的多元共存的文化架构,拓展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开放而昌盛的国势充实鼓舞了士子的自信心,孕育了一大批在精神气质上积极进取、灵魂飞动、才华飘逸的盛唐文人。他们胸怀天下、心雄万夫、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以年轻的情怀构筑着对于生活理想的浪漫图案。而李白、杜甫,则是他们中间杰出的代表。忧国忧民、救济天下苍生,始终是李白、杜甫关心朝局、积极干政的原始动力。

李白对于参与朝廷政治有很高的自信心与期待值。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白自己的志向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时年方三十岁。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他再度肯定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时年已五十有七。李白终其一生,对政治与人生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平世患、安社稷、济苍生,建立盖世的业绩;然后乘扁舟、泛五湖、卧白云,实现完美的人格;这是李白为自己规划的理想道路,是他梦想的人生范式。在李白的笔下,经常可以听到先是建立功绩、然后归隐山林的慷慨歌吟。有如下面的诗句:

“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

“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还山留别金门知己》)

“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至于杜甫,他更是以深重的忧思,时刻关注着民众的命运;以广大的人道关怀,始终同情着百姓的苦难。杜甫初入仕时,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湏洞不可掇”。临死前流浪湖湘间,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中云:“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可以说,忧国忧民构成了杜甫诗歌的主旋律,是杜甫诗歌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力量之源。杜甫自己感受着时代的苦难,同时他更推己及人,想到普通的百姓、戍边的士卒、天下的寒士,想到自己的祖国。在杜诗中,这种广大而深沉的忧患之情随处可见。

盛唐诗人怀抱宏丽壮大的功业理想与广阔深厚的忧世情怀积极干世,然而社会却缺少一个承受如此理想情怀的“支点”。李白、杜甫所面对的,在安史之乱前是一个繁盛表象下严重腐败、危机四伏的社会。安史乱起,中原烽火连天、流血遍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唐王朝经历着建国以来最深重的危机。面对着国家与民众的苦难,李杜的忧世情怀更为深沉,功业理想更显急切。他们之热烈的关注朝政,迫切地要求参与朝政,主要便是本于这种真诚无私的情感。

五

肃宗朝李白、杜甫的遭遇,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在并不完全知情的境况下,触动了朝廷政局中最敏感的神经——最高皇权之争,从而酿成悲剧下场的。

肃宗朝的政局极为混乱。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社会危机、皇室内部隐伏的最高权力纠葛与宦官、朋党之争纵横交织,互相牵制。除了平定安史叛乱之外,在朝廷内部突出的表现有三:一是肃宗对玄宗的猜忌与防范,二是肃宗对永王李璘军事异动的坚决镇压,三是朝廷内部的宦官与朋党之争。

肃宗对于玄宗的态度,表面上恪守为子之道、尊崇备至,内里却是严密防范、时刻警惕。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难以有所作为之际,自行宣布登上皇位的。肃宗即位后三日,玄宗发布分封诸子诏书,说明他此时并无主动逊位交权之意。当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蜀中,已是既成事实,玄宗不能不予以认可。即使在这种情势下,玄宗交出皇权仍是有条件的。玄宗在《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中说:“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宜令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后奏朕知。”^[11](第372页)也就是说,玄宗以太上皇的身份,保留对于朝中军政要务的知情权与最后处分权。倘若政局发生动荡,玄宗重登大宝、复辟帝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初唐历史上,武后曾经从其儿子手中夺过最高权力,后来正式改朝称帝。武后之子李显,也经历了称帝(中宗)、被废、复位的过程。睿宗李旦称帝仅三月,改为

皇嗣,又封相王,景云元年才恢复皇位。对于围绕皇位所发生斗争的隐秘与反复,肃宗自然心领神会,并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所以对于玄宗派到他身边的人,肃宗初则给以很高的礼遇,后来则假借各种理由分别予以清除。房琯是首先要排斥的对象。据载房琯曾经向玄宗建议,派遣诸皇子分镇各地。如果这一建议得到实施,肃宗的皇位继承将更为复杂,将遭遇更多的挑战。这正是肃宗的一块严重的心病。《旧唐书·房琯传》记载,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拜见肃宗,说“陛下待(房)琯至厚,以臣观之,(房)琯终不为陛下用”。肃宗问其故,贺兰进明说道:

(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支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37](第332页)

《资治通鉴》记载与此大同小异,贺兰进明说道:

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房)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此岂忠臣所为乎?^[41](第1491页)

忠于玄宗即不忠于肃宗,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贺兰进明的谗言一下子便击中了肃宗最为敏感的神经,使肃宗对于房琯的忠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至此,房琯被罢相已成定局。至于用什么理由、选择什么时机罢黜房琯的宰相职务,那只是一个操作性的技术问题。

质而言之,房琯的罢相主要不是由于个人的才干与品质,而是关乎朝廷的政局,背后则是出于对玄宗势力的防范。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此前后遭贬斥的除杜甫之外,还有贾至、严武、韦陟等人。安史乱中,贾至随从玄宗奔蜀,玄宗分封诸子的诏书可能出自他的手笔。贾至首先被贬为汝州刺史。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中有“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句,便透露了贾至被逐的失意之情。钱谦益笺曰:“贾至本传不载出守之故,杜有《别贾严二阁老》及《寄岳州两阁老》诗,知其为房琯党也。(房)琯与(严)武尚未贬,而先出(贾)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贾)至实当制,故先去之也。岳州之谪,亦本于此”^[4](第332页)。钱氏又有笺曰:“(天宝)十五载八月玄宗幸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房琯建议,而(贾)至当制。(房)琯将贬而(贾)至先出守,其坐(房)琯党无疑也”^[11](第364页)。贾至遭贬逐只是一个信号,房琯被罢相才正式掀开斗争的序幕。严武是严挺之之子,与杜甫、贾至关系亲密,《新唐书》本传记载说他“坐(房)琯事贬巴州刺史”。故钱谦益笺注杜诗曰:“盖(房)琯即用事,则必汲引(贾)至、(严)武;故其贬也,亦联翩而去”^[4](第365页)。韦陟时任御史大夫,受诏推问“杜甫救房琯”一案。据《新唐书》记载:“(韦)陟奏:‘(杜)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帝(指肃宗)由是疏之”^[7](第4352页)。

明白肃宗这种特殊的心态,了解上述朝廷的政局分野,才能懂得:为什么杜甫替房琯辩护便会激怒肃宗?为什么肃宗对杜甫的态度,会由最初的亲近宠信急转直下为永远的弃置不用?

如果说杜甫不慎落入了肃宗与玄宗权力较量的陷阱,李白从永王李璘则有公开“附逆”之罪。李白在李璘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并未受到特殊的重视。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当时肃宗的地位并不稳固。倘若永王占据了江南半壁江山,对于肃宗的皇权势必构成严重的威胁。王夫之论此事曰:

诸王各依一镇以立,诸镇各挟之以为名,抑西晋八王之祸也。^[12](第859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肃宗对于永王李璘擅自率军东下绝对不能容忍,对于李璘的军队一定要实施严厉的打击,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普安郡诏命分镇的是玄宗,部署迎堵、粉碎永王军的是肃宗。肃宗对玄宗要“恪尽孝道”,对于永王要讲“手足情谊”,对于李白则不必有什么顾虑。何况李白在诗中,对于玄宗、永王还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与期待。《永王东巡歌》中有句“天子遥分龙虎旗”、“帝宠贤王入楚关”,其中的天子、帝无疑指玄宗,贤王则指李璘。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有句“圣主西巡蜀道来”、“四海此中朝圣主”、“天子一行遗圣迹”,其中的圣主、天子无疑也指玄宗。这些赞美玄宗与永王的诗句,在肃宗心中会激起怎样的联想呢?

李白与杜甫都是唐王室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他们怀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理想抱负,积极参与朝

政,结果却是遭贬斥、受囚禁、被放逐的凄惨下场。历史上的肃宗并非昏庸暴戾之君,他却亲手造就了李杜这两位唐代最杰出诗人的悲剧结局,这件事生动地彰显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至三十五[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 周勋初. 唐语林校证[Z].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3] 刘 昉. 旧唐书[Z].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4] 钱谦益. 钱注杜诗[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5] 欧阳修,等. 新唐书[Z].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6] 葛立方. 韵语阳秋:卷二十[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7]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8] 陈贻焮. 杜甫评传:上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9] 朱 熹. 朱子语类[Z]. 北京:中华书局, 1994.
- [10] 洪亮吉. 北江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11] 全唐文:卷三十三[Z].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2]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十册[M]. 长沙:岳麓书社, 1988.
- [13] 李 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责任编辑 何良昊)

Dispute in *Tang Su Zong*'s Government & *LI Bai* and *DU Fu*'s Destiny of Tragedies

LI Zhong-hua, ZHANG Zhong-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 Zhong-hua (194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ZHANG Zhong-zhi (196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literature from Weijin to Tang Dynasties

Abstract: LI Bai (李白) DU Fu (杜甫) were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An-Shi Revolt (安史之乱) erupted, with the ideals and patriotic in their minds, they settled the strife not only for pursuing their achievements but also for helping the emperor and all the people. Nevertheless, they unfortunately involved in the dispute for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were dismissed and even were put in the jail. They were destined to end their lives with tragedies. This situation thoroughly expos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orturing talents in the feudal system.

Key words: Tang Su Zong; Xuan Zong; disputing of empire; LI Bai; DU Fu